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韬枢弟兄：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七日来函敬悉。虽然你盼望与我们一些人当面有交通，谈论我们在前封信里所题及的事，但我们在主面前考量，这样的聚集在此刻对解决问题是否有所助益。已过几年，我们也曾有类似的讨论，却为见成效。我们在该信中所列严重关切的论题，是极其清楚的。我们相信，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你当前所走道路的危险性质，以及你走这样道路的危险后果。

我们请求你思考以下几点：(一)由林峰名最近所写，刊登在中英文版交通报(由克里夫兰召会文字服事组出版)上的文章，其内容有些是直接与李弟兄一些重要的教训和实行相抵触。(二)一篇题目为『关于水流职事站于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所散布的「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之匿名文章(由不具名的来源用电子邮件广为流传)，其内容不过是对主恢复之方向的无耻挑衅，对相调同工们的恶毒攻击，以及对水流职事站的恶意污蔑。这份文件特别展现了歪曲的逻辑和指控的态势，与一九八〇年代后期背叛期间异议者所发布的文章并无差别；那些文章破坏了许多圣徒的信心，至终也成了导致当时主恢复中分裂的部分原因。在更进一步且更严重的发展中，这份不具名的文件被张贴于网络上的反对网站上；这表明这份文件的作者及其同伙，与反对主恢复及兴起这恢复之职事的外人，如今已彼此相联。

我们愿意再次强调，我们并非、也未曾像有些人所说的，与中西部区域内的众召会和众圣徒本身有甚么问题。我们日益增强的关切，乃是与你的职事和工作所不断造成的难处有关，与你推动并散布文字所造成的混淆有关，也与一些忠于你和你主张的弟兄们最近所写争辩、且令人错解的文章有关。这些不仅普遍的有害于主的恢复，最终也伤害了你那一区的众圣徒和众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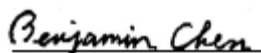
我们写给你的那封信，并非列出一连串的要求，乃是对我们中间一位坚持与主恢复中相调同工们有不同的观念和作法，并且似乎一意孤行的同工，所致迫切而真诚的劝戒；这位同工似乎决意要走他独自的路。我们能凭清洁的良心说，我们无意排除你，然而你是否乐意与主恢复中相调的同工们一同背负担子，必须由你自己来证明，就是你是否乐意在今日主的一个身体之一个行动中，同有一个工作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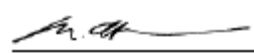
实在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极其恐惧，你若决定留在你目前的道路上，事情会有甚么结局。已过八十年中，主恢复的路径上布满了破损的器皿，这些器皿在主权益中的用处，因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提早结束。这悲惨的往事，岂不足以警告我们众人？对倪弟兄和李弟兄绝对忠诚，岂不是那些自称是他们同工者的必要条件么？主恢复的一，岂不是比我们个人的职事显出功效更重大么？主恢复的亨通与前途，岂不比我们自己的更重要么？我们对主的事奉，其结局岂不比开头更重要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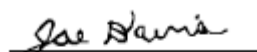
在要来之那日的光中，我们盼望你省察你的行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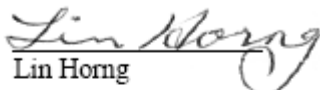
在基督里，


Francis B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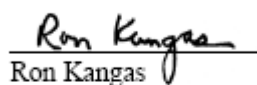

Benjamin Chen


Minoru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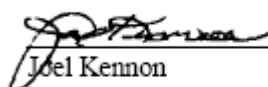

Joe Dav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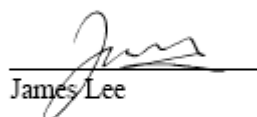

Lin Hor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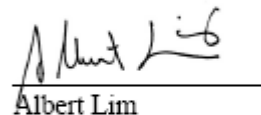

Kung-Huan H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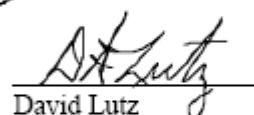

Ron Kangas


Elton Karr


Joel Kennon


James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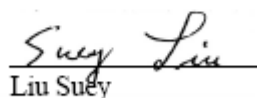

Albert L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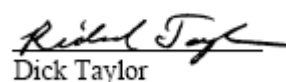

David Lu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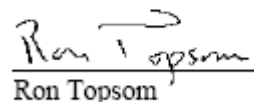

Ray MacN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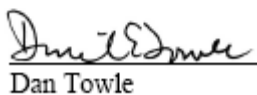

Ed Ma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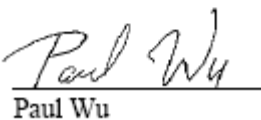

Benson Phill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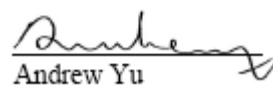

Liu Suey


Dick Taylor


Ron Topsom


Dan Towle


Paul Wu


Andrew Yu